

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理念

方 磊¹, 盛红生²

(1. 浙江理工大学法政学院, 杭州 310018; 2. 上海政法学院, 上海 201701)

摘 要: 马克思伦理思想中蕴含的道德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石上的具有批判性的无产阶级道德理论。马克思主义思想中的道德从根本上说是一种社会意识,反映了身处这一时代人们的客观生活,同时对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有能动的反映。此外,马克思认为任何时期的道德都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道德成为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有力武器,启迪人们通过政治斗争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体制,实现全人类的解放。此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一系列的道德缺失问题,如何抵制来自资本主义世界歪曲的道德理念的侵蚀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主题。

关键词: 马克思唯物史观; 道德; 社会意识形态; 经济转型

中图分类号: A1 **文献标志码:** A

马克思伦理思想是一种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石上的科学理论,具有鲜明的人道主义精神。马克思终身为追求人类自由、平等与解放而不懈努力,他的理论并非只停留在精神层面,事实上马克思一直在通过重构社会制度的方式将他的理论思想付诸实现,目的是在揭露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同时,建立一种全新的社会体制,在这个新的社会体制中所遵循的基本制度就应该是民主、自由、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换言之必然是“道德”、“正义”和“善”的。那么我们就必须搞清楚马克思所认为的“道德”是什么样的?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证了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历史性和社会基础性。我们习惯于从本身所处的时代出发,去考虑当下人们心中的善与恶,从自身价值观体系出发对问题做出自己的理解,而马克思的方法是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旧道德观中阐发新的道德观^{[1]178},因而马克思的道德观具有现实必然性与批判性。他以现实的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作为立足点,评判一个社会现象、行为、规范以及社会体制是否符合“道德”维度的时候,回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从人

们实际的社会生活经验与人与人之间的实践交往这些方面来思考“道德”。

一、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道德

(一)被遮蔽的道德

由于马克思没有专门的著作来阐述道德,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马克思是否有明确的道德思想存在很大的争议。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敌对的思潮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歪曲为“重物轻人”的历史宿命论或“见物不见人”的经济唯物主义,这些论断忽视了马克思对于人本身的关注。事实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思想充满了对人类本身的思考,其中蕴含了浓厚的阶级关怀与道德关怀。将唯物主义与人道主义僵硬地割裂开来,绝对地对立起来的思想观念遮蔽了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道德理念。

美国著名实用主义哲学家胡克提出,“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客观的科学’,乃是阉割它的阶级性质”^{[2]12}。胡克又说,“马克思主义既不是科学,也不是神话,而是一种实在主义的社会行动方法”。^{[2]96}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片面强调唯物史观

的科学性是有失偏颇的,认为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唯一内核是经济目的性,实际上忽视了它的道德内核,这种单一化的解读误解了马克思用于批判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理论武器。评判一个思想体系是否含有道德因子不能单纯从是否有一本完整的理论著作阐述过这个问题,是否有一个学术意义上的伦理道德体系来证明这个问题,而是要去深刻地体会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发展的过程中对资产阶级压迫下的无产阶级现实境遇的关注以及全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关注,这都成为马克思理论中自始至终蕴含着深厚的道德底蕴的有力证据。此外,国内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以历史唯物论为基本原则的,历史唯物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获得系统阐述,从而得出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在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之时形成的^[3]。而另外有学者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出论述道德问题的内容共有286处,约30万字^[4]。我们可以不追溯马克思道德思想的起点在哪里,但是种种事实表明,马克思正是运用唯物史观方法论揭示了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发展规律。

(二)社会化的道德

当我们把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考察道德问题的方法论时,首先肯定了“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一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同时对生活在这个时代中“现实的人”的社会活动有能动的反映。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社会不同历史阶段的“道德”内涵、标准也随之改变,有时甚至会出现截然相反的两种评判标准。而这种改变并非偶然随机,道德观念与社会现存的关系发生冲突是物质领域的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矛盾的反映,这种矛盾与不匹配促使“道德”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演化改变,这也是不同时期的道德具有不同的评判标准的根本原因。

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道德观念跟随人类社会的进步,内涵不断发生变化的同时,处在不同时代的人们是如何适应这种变化的呢?人们会不会产生认知混乱?这就要提到“道德社会化”这一概念。道德社会化是指道德的内涵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发生变化,使得人们将这一时期的社会道德规范逐渐内化,成为自己的行为准则的过程。对于个体而言,个人的道德观念得以形成,成为个体融入社会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对于社会而言,可以将这个历史时期所需要的道德观念与道德判断内化为每个社会成员所认知的理念,从而培养出这个时代所需要的成员,这种道德情感的培养目的在于培养这一时

期社会成员的道德习惯,让每一个个体形成一定的正义感,从而表现出积极的道德行为趋向。因此,我们大致可以推断,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内涵发生变化,究其根本是这个社会的需要,是这个国家的需要,同时也是这个国家、社会中每个成员的需要。

内化了的道德规范是如何调节人们行为的呢?从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不以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关系总和构成的现实基础制约着这个时代的道德规范以及道德观念认同感的形成。道德规范相较于习惯、民风以及风俗而言,更加具有常规性和权威性,在约束和限制人们行为的同时,为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个体提供了融入社会所必备的正确的价值观与应当的行为标准,因此道德规范通过人们的义务感和良心感,构成了人们的自我调节、自我约束和自我评价,从而发挥自己特有的社会作用,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特殊的规范调解方式^[5]。而这种特殊的调节方式最终形成人们对“正义”与“善”的价值评判标准,最终由模糊的道德倾向形成的价值评判标准为法律规范的构建提供了合理的支撑。社会经济基础决定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道德内涵与标准,通过道德内化的过程人们逐步建立了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道德规范与道德认同感,通过国家机器的运行,有一部分道德规范成为国家法律,两者相互作用,约束与规范着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人们的行为,最终影响着整个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这一过程也印证了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中“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映社会存在”的理论观点。

二、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的道德

(一)跟随时代变化的道德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6]98}。也就是说,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当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就意味着它具有统治这个社会的物质力量,那它当然也具有统治这个社会的精神力量,这也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规律的,具有物质生产资料支配力量的阶级同时也是精神生产资料的支配者,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论断也是互相印证的。

具体到实践中,马克思认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

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6]98}。这也进一步印证了马克思伦理道德思想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占统治地位的精神思想是不能脱离这个时代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而独立存在的。所谓“时势造英雄”,社会发展到这个历史阶段,需要什么样的领导阶级是这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所决定的,而每个阶级也将有利于本阶级发展的精神作为国家、社会的道德标准,成为衡量社会成员行为善与恶的准则,而这种标准是唯一确定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当道德本身作为一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行为准则出现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它所有的内容都充斥着资产阶级根据自身利益需要所创造出来的精神内涵。正如英国左派学者 G. A. 柯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中指出:“资本主义是一种有害的经济制度,因为它排斥解放,它把社会带到富裕的入口处又锁上了大门”^[7]。在那个时候资本主义道德成为劳动阶级心甘情愿接受资产阶级奴役的精神鸦片,从而导致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野蛮、罪恶、道德堕落充斥着整个社会,一切事物皆需受批判^[8]。我们可以看到,不仅不同的历史阶段道德的内涵与标准不一样,在同一个历史时期,道德也往往具有双重标准,对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适用不一样的行为准则。当统治阶级将剥削、压榨、奴役定义为一种道义的行为,那么被统治阶级要么心甘情愿用牺牲个人性命的方式服从奴役,要么愤而反抗,寻找另一条出路。在这个过程中一大批被压迫者的批判性意识形态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便是其中之一。

(二)统治阶级的道德

马克思反对把统治阶级与统治阶级的思想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这样就会得出统治世界的只是某一种精神,而不是某一阶级,不是某一阶级所依赖的物质生产方式^{[1]186}。他尖锐地指出资产阶级所谓的自由、正义与之前各个历史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本质上没有区别,当然这种道德观念是符合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方式的。如果我们将阶级与精神割裂开来看,很容易陷入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漩涡,试图找到“一般的思想”、“普遍的观念”来诠释道德,这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的道德观念显然是背道而驰的。马克思指出“一旦新的生产孕育并成长为势不可挡的力量时,原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制度其非正义性就变得一览无余了。”因此我们要做的不是找到一种普遍的、一般的思想观念作为评判人们行为正义与否的道德标准,而是需要建立一种全新的,符合人类自由、发展需求

的社会制度,然后由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所需要的精神作为向导,将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价值内化为所有成员的行为准则,最终培养出这个国家与社会所需要的公民。

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是这样描述的:“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复归,是自觉实现并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实现的复归。”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从人的本质出发,回归人性,每个人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而这种解放是全人类的解放,也只有在这种全人类都得到解放的情况下,无产阶级自身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发展是历史的必然,也只有在一个社会里,每个人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得到真正公平、公正的对待,在这样的社会中所奉行的道德观就是马克思所认为的“解放的道德”。这种道德是无产阶级与劳动人民的道德,同时也是绝大多数人的道德,代表了社会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三)具有批判精神的道德

马克思在肯定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肯定其具有批判的力量,可以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剥削本质的武器,因此它是一种建立在实践批判基础上的无产阶级的道德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大量的材料揭露了资本原始积累的秘密^[9]。这一历史时期的起点和全部过程的基础是资产阶级对劳动者的剥削与压迫,但是这个过程受到了当时国家法律的保护,同时也得到了资产阶级道德的支持。资产阶级道德认为“竞争就是道德”,“强者的胜利就是道德”^{[1]254},然而我们必须深刻的意识到,无论资产阶级思想家如何竭力论证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由与平等,如何强调资本主义本身所设定的道德评判标准的正确性,都无法掩盖其无偿占有劳动阶级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时的剥削本质。虽然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关系形式上的“正义”、“平等”确实具有迷惑性,但是马克思指出,“宣扬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盛行公道、正义、权利平等、义务平等和利益普遍和谐”,就是“虚伪的空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资产阶级的这种不道德是制度上的不道德,而并非资本家、掌权者等个人的不道德,因为个体在社会意义上始终是所处社会关系的产物,因此这个时代所形成的价值观与道德理念也带有特定历史时期社会形态的烙印,资本主义的“道德”是非正义的,原因在于

它宣扬了一种毫无理由的不平等,企图用制度禁锢劳动者的思想,剥夺他们应该享有的自由与权利,而要彻底改变这种非道德就需要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体制,重新构建一套符合“正义”与“善”的标准的道德评价体系。

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学说具有一种“原教旨”,“这个原教旨不是别的,而是对资本及其造成的物化永不妥协的批判精神”^[10]。20世纪下半期最重要的法国思想家之一、西方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德里达曾说:马克思最可贵的精神是批判精神,时代需要马克思,就需要马克思的批判精神。而马克思也曾把自己的哲学称为“最先是真正批判的世界观”^[11]。马克思主义道德观诞生于资产阶级剥削无产阶级的时代,以对反对人性,反对真、善、美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批判为基础,将全人类的解放作为最崇高的道德理想。这种道德理想也将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所渴望的、所追求的最终的道德理想。

三、“自律”与“他律”相统一的道德

(一)“自律”与“他律”相分离的道德

1842年2月初,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写过这样一句话:“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而宗教的基础则是人类精神的他律”^[1]¹¹⁹。如何正确理解这句话,对探究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道德观念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道德具有自律性是哲学家们的普遍共识,因此我们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自律性”作为道德的本质规律性是否意味着排斥道德的“他律性”,“自律”与“他律”这两者在马克思的伦理思想中具有怎样的关系。

德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康德首先提出了“自律”和“他律”的概念。康德认为:“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12]。他坚持以人类理性为原则的道德自律,从严格的理性主义角度来阐释道德,在康德的道德哲学中“自律”是一种绝对的理性,是排斥一切“他律”的,也就是说,在他看来道德来源于人们自觉的认知,是在一定的规范要求下所形成的内在约束,完完全全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与理性,人们为自己立法,由自己执法。这样的观点在当时具有对抗宗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的进步意义,但是这种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缺乏实质性的内容,无法解释道德真正的根源是什么,具体内容又是什么。如果道德不受其他任何条件的限制,例如不受统治阶级权威原则、宗教教义或者生活

经验的限制,那么就会使其成为一种抽象的形式而无实质性的内涵。

在此之后,黑格尔在康德的道德理论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法哲学原理》一文中,黑格尔赋予了“道德”真正的地位,他认为“道德”不仅仅是个体的道德,一种存在于人们内心的主观意志,同时也是一种群体的行为方式,虽然这种行为方式依然来源于人们的内心,是一种主观内在的外在表现,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往往将某种普遍化的行为方式上升为整个社会的,乃至整个国家的行为方式。因而我们可以看到,黑格尔在肯定了道德具有自律性的特征后,批判了康德将理性与经验、内容完全割裂开来的观点,认为康德先于经验的纯粹理性使得道德成为没有内容的形式。但是黑格尔仍然认为道德的价值根据为人的精神,只不过这个时候人的精神具有客观化的性质,因此他的观点仍然具有唯心主义色彩。直到马克思对康德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与形而上学观点进行批判,用辩证唯物史观对道德的“自律”与“他律”进行了彻底的厘清,提出了道德是自律与他律的辩证统一,才让人们真正理解道德的本质内涵,使得道德的形式与内容得到了统一。

(二)“自律”与“他律”辩证统一的道德

马克思在建立了唯物史观后,在道德的“自律”与“他律”这个问题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首先需要肯定的是马克思支持理性主义的道德观点,这便与由上帝为立法主体的宗教信仰主义对立起来。但是我们要认识到马克思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础上的,因而他提出:道德和其他意识形式一样,不是独立发生和发展的,它根植于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实践,并被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所制约^[6]⁷²。如上文所述,在马克思的道德观念里,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它不是人们脑中与生俱来的观念,而是来源于客观社会存在,也就是人们生活、生产过程中的实践经验。这样一来道德就并非出自人们的纯粹理性与内心自省,它的根源与内容都与客观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道德本质来源于社会存在,道德的内容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践,这为道德的“他律”性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康德所认为的在人们心中所认同的道德准则并非来源于天然的、纯粹的理性,而是上文提到的一种道德社会化的过程。这种将道德内容内化为个人价值观的过程让每个人心中有了对“正义”和“善”的理解与认同,但是这种认同是后天的,并未天然存在的,这种内化的过程,为道德的“自律”性提供了充

分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当一个人具备了良好的道德观,我们就可以认为他具备了分辨善与恶的能力,能够成为一个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的人。在实践中,道德的“自律”性相较于“他律”性而言是道德对于人们更高层次的要求,我们固然可以利用道德的他律性机制,将一部分道德法律化、政策化、规章制度化,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但是这种外在的规范远远没有人们将这些道德规范内化为自己的价值观来得切实有效。在马克思看来,道德的“自律”性与“他律”性是辩证统一,不能分割的。一方面社会道德通过个体自律的道德社会化过程,成为社会公民内在的价值认同感,另一方面道德的自律又以外在的客观存在为基础,因而在强调道德“他律”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道德的“自律”性,否则,一切道德规范和原则就形同虚设,无法真正发挥规范个体行为的作用。

经过以上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马克思的道德观中,道德是“自律”与“他律”的统一体。从道德的内容来看,道德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它根源于人们的社会实践,反映了人们的现实生活。从道德的形式来看,人们通过道德社会化的过程将道德的内容内化为个人的价值观,使个体发挥主观能动性,使得个人的行为准则与道德行为符合“正义”和“善”的要求。

四、马克思道德理念在经济转型中的作用

当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正在经历深刻的制度危机时,新兴的经济体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历了追求效率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后,进入了一个更加注重公平的时期——转型经济时期。总体来说,我国经济转型的首要任务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其转型升级到与世界共同市场接轨,最终成为“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13]。在这个过程中,危险与机遇并存,发展的同时矛盾也日益凸显。当全社会如火如荼地进行经济建设的时候,意识形态领域的道德缺失问题也随之而来,这个时候就需要运用马克思的道德观念解决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道德缺失问题,防止各种扭曲的道德观的侵蚀,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让经济的发展始终紧紧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

我国经历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从市场经济的本质即它是行为自主性和利益主体性的经济来看,可以得出市场经济是追求利益最

大化的经济”^[14]。而市场经济本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等缺陷必然会造成一定的道德代价问题,因此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念在我国现阶段非常重要。其次,这一转型使得原本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在一夕之间开放,随之而来的是人们道德观念受到了来自各方不同声音的冲击,尤其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以及享乐主义。这种一切从个人利益出发,把金钱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以及将享乐作为生命中唯一的和最重要的道德价值标准的想法是非常危险的,扭曲的道德观与价值观最终将影响我国的经济建设,成为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阻碍。因此我们要从社会主义根本原则对市场经济的指导意义出发,结合马克思道德理念的指导作用,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们的思想道德水平。

五、结 论

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一本著作明确论述他的道德观点,但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绝对不是一种“重物轻人”的理论,事实上马克思对历史的主体——人是十分关注的,他的理论极大地蕴含着对无产阶级的关注和对人类本身的道德关怀,并且终身都在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而奋斗。他希望最终使得人类得到自由、平等的发展。马克思伦理思想中的道德是无产阶级的道德,是劳动人民的道德,它代表了社会中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甚至是全人类普遍的利益,目的是实现一种绝大多数人的正义。结合我国的实际,我们正经历着从一个相对封闭的市场向一个更加开放的市场的过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国民的道德素质也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抵制住各种歪曲的道德理念的侵蚀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而马克思的道德理念将成为我们国家经济转型发展过程中一盏耀眼的明灯。

参考文献:

- [1] 宋希仁. 马克思恩格斯道德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 [2] 胡克. 对卡尔·马克思的理解[M]. 徐崇温,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89.
- [3] 金可溪. 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形成[J]. 道德与文明, 2001(2): 16.
- [4] 何良安. 论道德理论在马克思思想体系中的地位[J]. 伦理学研究, 2007(1): 79-84.
- [5] 唐凯麟. 伦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1: 38.
- [6]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 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7] 柯亨 G A.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M]. 岳长龄,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326,323.
- [8]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译. 北京:三联书店,1957:3.
- [9]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20-875.
- [10] 胡大平. 新马克思主义的话语逻辑及其效应[J]. 浙江学刊,2004(3):57.
- [11]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261.
- [12] 康德. 实践理性批判[M]. 韩水法,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4-35.
- [13] 蒋爱群. 法制经济学:经济转型和法制改革[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2:1.
- [14] 窦艳华. 论市场经济的道德维度:兼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道德“代价论”[J]. 新疆财经学院学报,2004(1):41.

Moral Conception of Marxist Ethical Thought

FANG Lei¹, SHENG Hong-sheng²

(1.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 Zhejiang Sci-Tech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2. Shanghai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1701, China)

Abstract: The moral thought of Marxist ethical thought is a kind of proletariat moral theory based on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with critical spirit. In essence, Morality in Marxist ideology is a kind of social consciousness. It reflects objective life of people in such era. Meanwhile, it can also reflect social activities of “realistic people” in this era. In addition, Marx considered morality in any period was the awareness of ruling class and also dialectical unity of “autonomy” and “heteronomy”. Morality of proletariats and laboring people became a powerful weapon of Marx to criticize exploitation nature of capitalist society and enlightened people to establish a brand-new social system through political struggle and achieve liberation of the whole human. Moreover, rapid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brings a series of moral deficiency problems. How to resist erosion of ill-natured morality from capitalism world becomes a vital theme.

Key words: Marxist materialistic conception of history; morality; social ideology;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责任编辑:任中峰)